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沈

泓臨秋秦閣

秦襄毅公奏疏

疏

秦 紘

獻戰車疏

戰車

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車戰乃夷狄之所短。古有元戎小戎。武剛偏廂。諸車制猶未周。臣推廣其制。另造

一車。車高五尺四寸。席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寸。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并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獸。轅內放銃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廂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蹂踐。其餘車輛。或掎角夾攻。或邀賊歸路。庶可謂萬全之策。

邊備事宜疏

陝西邊備

公在三邊先後斬首虜九千級修堡壘一萬四千  
蓋禦戎之道當以守備爲本平涼北四百餘里舊有  
所別山崖三十里亦西邊良將也  
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峯臺城

此皆達賊入寇總路最宜設備欲將此三處修完分  
兵防守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相傳互爲應援此  
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隨山修堡  
使皆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鎮戎所海刺都打刺赤  
黑水口乾鹽池撒都城犬牙叅錯此第三阨也又進  
而南則有固原衛靖虜衛平灘堡一條城東山城白

楊城分布守禦。此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有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乃賊深入腹裏之路。亦皆山間蹊徑。用力不多。各以石甃爲牆。仍各留門。以便軍民出入。其門俱用鐵裹。牆上各建營房。分兵扼護。一夫守險。百人難過。此第四阨也。夫賊路固多。如此處置。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路迷。人馬力疲。況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來攻者易。賊欲入寇者難。以此防邊。似爲得策。今將應修處置所畫圖具奏。

論固原邊事疏

增築屯堡

固原向屬內地成弘之間遂爲虜界升縣爲州開

臣自到固原凡事必詢謀僉同復折衷已意臣見固

建制府屹然成一大鎮首任總制者秦公也

原人烟蕭條城池湫隘於是增築城郭又以小鹽池

鹽立爲定價賣之固原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

歲可得銀四五萬兩又固原迤北地名豫望城驛子

川獅子川石硤口韋州袤延千里可種田土無慮數

十萬頃韋州迤東至花馬池亦不下萬頃但曠野近

邊人無城寨可依盡爲拋荒况腹裏商民輸納貨賣

寧夏者野食露宿餘二百里遇賊入寇多致失陷欲

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增築一小堡。周四十八丈。每堡用工五百人。驛子川等處亦各築屯堡。募人住種。計頃徵糧。姑以十萬頃爲率。每頃五石。歲可收糧五十萬石。又使糧戶鹽商之往來者。遇警有所依避。計畫已定。擬於來年興工。近巡撫寧夏都御史劉憲奏花馬官軍俱邊方待敵之兵。使之執役。恐人心不樂。激成意外之變。正欲依都御史王珣增築舊牆。厚三丈。高二丈。牆之內外各掘溝塹。深濶各三丈。以爲防禦。若使此牆果能阻賊。牆盡之

處。卽黃河南岸。冬深河凍。可以履冰。亦徒勞無益。且臣議築堡用五千人。其堡周僅二里。每人分工不及一尺。憲欲西安等八府起夫五萬修牆。寧夏延綏共三百里。牆溝三道。通計九百里。一人分工一尺。該一百六十二萬人。以五萬人修九百里。比之五千人修二里。工役孰易孰難。西安等八府人民。距花馬池俱在二千里外。比寧夏至花馬池三百里。孰遠孰近。臣嘗評三邊之要害。延綏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寧夏士馬雖怯弱。而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士馬



怯弱。墩堡疎遠。達賊一入。卽至固原。而入腹裏。故花馬池。必當築城堡。墩臺。韋州。豫望城等處。必當增築。任種屯堡。今固原迤南。修築將完。惟花馬池迤北。柳楊墩。紅山墩。迤西二百里。該築一堡。而寧夏官狃於偏黨危言阻擬。然功已番成。勢不可止。乞令憲總制三邊。令臣巡撫寧夏。督軍以成此邊防爲便。

許襄毅公奏疏

疏

許進

勇士名額疏

裁省勇士

勇士名雖養馬實爲禁兵防姦禦侮關繫爲重近進

此景爲內臣胃監之官

克者五百五十人未論其身力武藝其中尙多稚子  
年方五六歲者此類以牧養則未能執轡以操練則  
不任荷戈每歲月糧爲六千六百石而冬衣不與焉  
卽今災異頻仍倉儲告乏可復啓濫收之門而增坐  
耗之蠹乎望收回成命俱各裁革或勅御馬監內官  
會同本部從公閱其年貌膂力堪養馬操練者留之  
而裁其短少羸弱及家有二三名以上年十五以下  
者若前此查革詐冒之人仍復夤緣進克者宜謫戍

邊衛況內臣進克勇士。例在身後。未有生前進克。亦未有一時並進至四五百名之多者。乞通行戒諭。仍如前例施行。

興革事宜

內臣積弊

此疏多奏革內臣積弊。公在吏部時。舉不甚與劉一重爵賞以救時弊。捕盜陞賞。先朝有定例。近緣聽  
墮抗然亦絕不相之。落職以去。  
人報効。貪冒功賞。名器太輕。宜掣回令供本役。止責

成東廠錦衣衛。并義井各官軍旗較。分地巡捕。其大勢兇賊。奉有特旨緝獲者。卽時論奏。餘尋常賊犯。俱以三年爲期。查例論功。一減皂隸。以蘇民困。各處僉

解京班皂隸爲七千四百五十餘名，除分撥諸司之外，尚餘四百四十餘名。今擬留柴薪六十名，直堂諸色三十名，以備增置官員取用，餘各照地方分派減免。一遵成命以振兵威，近清查內外諸司役占官軍應裁革送操者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三人，太監魏典、蕭壽、黃綠阻格，而各官效尤，不遑一軍送操清查之舉，徒爲虛文。請如前旨斷于必行，興利除害。此其大者。一革冗員以清門禁。皇城各門內官原額正副各一員，後雖漸增，亦不過三四員，且無納錢之例也。

後雖聽其稍取綱中錢亦有定數。近來冗員數倍。誅

八門保稅共弊甚多。

求過多。軍士守門三日。用錢萬二三千。整直米月糧。猶不能辦。京城九門守卒各二百。以官多占役者半之。是使禁衛之兵。盡為私卒。望查舊例。止選廉謹者四員。餘退回別用。仍嚴禁科擾。一嚴比試。以復舊法。武官襲職。比試弓馬中者。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併鎗得勝收補。若不併及。併不中。亦革充軍。此舊法也。近來徒存故事。多出姑息。是以管軍人員。多不開于武藝。今後本部委堂上官一

員。公同內外監比官嚴加較閱，仍行各省鎮巡官查  
出未併鎗旗役，俱照舊制施行。一蘇困苦以隆繼述  
內官司苑局種菜裏外牛房養牛旗軍，先年因所司  
占用侵尅，逃亡數多，一軍逃則衛所官月償銀一兩。  
卽見役亦助米一石。議者病之，乃請立嘉蔬蕃牧二  
所，選官管理。于事最便。未一年，司苑局以不便已私  
奏革嘉蔬所，乞如舊復立。不許該局干預。庶貧軍得  
免科尅之害。一清文引以祛宿弊。內官家人出外例  
給順天府文引，近射利之徒，投托告結，前往宣大遼

陝各邊城堡倚勢爲奸擾軍罔利宜嚴加禁約其非  
往邊方者照舊給與亦必覆實而行年終該府仍通  
將內官家人給過文引總目奏繳庶人有所警一禁  
泛濫以省驛傳各處驛傳疲困已甚宜著爲定例凡  
遇內官差出惟本身照例應付廩給馬匹車船人夫  
其奏帶之人止應付口糧驢匹紅船不許違例奏擾  
王府及鎮守分守內外官并三司所差奏事人員非  
飛報軍情諸重事毋得泛濫起關多勒夫馬需索酒  
食折乾之類

求旌毛忠疏

立祠

故伏羌伯毛忠生長邊疆性資忠勇自永樂至成化間躬歷行陣累立奇功由百戶歷陞指揮都督充叅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於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夷涼州城外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固原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軍征勦與姪孫毛愷等奮勇當先一門三人同死鋒鏑臣嘗聞其涼州之戰與敵晝夜相持矢盡力疲士卒失色皆自謂死不旋踵而忠感激諭衆殊死血戰卒全師而還西賊嘆服降者甚衆至於石



城之戰尤能奮勇奪險。身死之後賊已勦平向日隨戰老卒備悉其情每時言及莫不流涕。凡遇調發出境皆相聚叩靈乞庇。今見 聖朝賜立忠義表坊無不歡呼稱嘆獨廟祀一事未蒙舉行乞于甘州城東建祠一所仍以忠義爲名行令所司春秋致祭庶死者得以慰安生者有所激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六十九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唐允諧季尹參閱

王威寧文集

疏

王 越

屯禦疏

邊鎮屯守

臣按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

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卽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

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人民大飢。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

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  
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  
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  
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蹂榆林  
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  
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  
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  
德安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移鎮榆林者。未見  
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

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遠輸，以避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捷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克其饋餉。如虜將

有入寇之機。卽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梃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

日之所可行也。

處置邊務疏

邊備

臣准兵部咨爲災異事。該鎮守陝西太監劉祥會得署右都督白玉、左都御史馬文昇題稱：虜賊潛住河套，犯我邊方，將及四載，軍民日益罷弊。備開禦賊方略有三，其一：遇此賊將近花馬池邊方，我則通調各路軍馬，俱集花馬池一帶，若彼懼不敢入，固爲得策。若擁衆而來，其鋒甚銳，勝負誠不可必。此策之下也。其二：欲截歸路，必湏縱彼深入，速調各路軍馬會於



萌城鹽池一帶待彼得利而歸。我則奮勇一擊。縱無大捷。亦無大失。此策之中也。其三。趁今賊馬瘦弱。將客兵暫掣腹裏。以隱其形。彼則以爲無備。必然入寇。一聞近邊聲息。我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一帶。若賊到鞏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掠。相機邀擊。寧夏軍馬於萌城一帶。榆林等處軍馬。於花馬池定邊營一帶截殺。此策之上也。萬一賊知有備。不肯深入。必須分守。若只如今日分兵在邊。亦非良策。軍馬既已在邊。必須供給糧草。管糧官員。嚴

督催償。民懼法度。日夜運送。達賊在邊。窺俟搶掠。是彼以逸待勞。而我饋糧於敵。深非守邊之法。莫若申明有宋備夏緣邊之制。以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等一帶城堡爲緣邊糧草不動。就令本處軍馬守支。賊來不可輕出。賊入互相傳報。以米脂綏德安定保安環慶平涼固原等處爲次邊。將客兵分布駐劄。賊入腹裏。次邊軍馬待其分散。乘機截殺。必能取勝。却將該運糧草。於次邊上納緣邊。既無運送之人。達賊○輕○致○彼○之○重○也○但○但○恐○資○糧○既○少○守○者○不○能○自○固○反終無施其奸計。深人被我截殺在邊。又無取掠縱不

夫險勢與敵共之

斥

過河陝西軍民尚可支持數年。不至十分罷弊。若必  
如今日而守。軍馬不掣。非惟人民逃亡。抑恐致有疎  
虞。誠非經久之計也。乞 敕兵部計議。轉行叅贊軍  
務右都御史王越。再議採擇施行。臣等叅看得白玉  
等所言禦寇三策。詞雖可取。而行皆窒礙。其一如遇  
賊近邊。通將軍馬俱集花馬池。殊不知客兵分布防  
守。動經一二十里。路途險阻。卒欲調集。雖鳥逝雲飛。  
亦不能到。且花馬池又缺水草。縱到豈能存住。其二  
要縱賊深入。速調軍馬。會於萌城鹽池。待彼得利而

歸。我則奮勇一擊。然賊既深入得利。縱使一擊取勝。民已遭其荼毒。或者又如上年結陣而回。我軍路遠未合。豈不坐失事機。其三要將客兵掣去。腹裏以隱其形。彼必入寇。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賊到鞏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散。相機邀擊。倘此虜譎詐。不至鞏昌。止於平涼迤北地方標掠。官軍却於腹裏隱形高坐。無乃縱賊爲患。至於分調榆林人馬。并次邊防守之策。其延綏鎮守巡撫等官。又皆以爲不便。臣等向與寧夏總兵等官面議。各官

亦欲益兵防守。彼處皆與白玉等所見相同。大率不  
過各顧一方。自圖保全而已。爲今之計。必須趁此賊  
情稍寧。斟酌時宜。區畫一定之規。以爲經久之法。庶  
可安民息兵。延綏地勢險阻。兵力頗精。及有山西遊  
擊將軍都指揮玉璽。先已奉 敕領軍在河東灰溝  
等營操守。河西有警。就便渡河截殺。又延綏地方相  
離大同不遠。合無令綏謙統領原官軍五千員名於  
朔州等處取便操守。延綏有警。卽同玉璽過河會合  
許寧等併力夾擊。若欲分守。則許寧往西路。玉璽往

中路。緜謙東路。挨次而進。俱不甚勞。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賊情寧日。各回休息。大同有警。緜謙亦便截殺。寧夏有黃河之險。賀蘭之固。惟河東靈州至花馬池地方平漫。相離腹裏城池。寫遠。中間無人居住。合無令范瑾并叅將陳輝。遊擊將軍祝雄。照依臣等原擬除步隊守城。其餘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山萌城大河井小鹽池有居民去處。嚴加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兩得不便。合無將

卷之十一  
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洮州秦州河州岷州臨洮  
平涼鞏昌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盡數通選精銳馬  
步。共一萬員名。查照原數。免與馬匹。以近就近。慎擇  
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原守環  
慶官軍。照舊守禦。臣等惟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  
揮同知周玉。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  
勇。延綏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岳高。熟知虜情。善撫士  
卒。經歷戰陣。知識地里。俱堪委任。請命一員。量陞署  
職。克總兵官。專一用心提督操練。脩理城垣。整飭戰

具遇警則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務在隨機進止以圖成功其餘官員不許阻撓悞事賊若渡河往甘涼等處就便前去應援所據前項大同山西遊擊并保留甘涼備禦官軍俱近守家業人情順便又不遠勞

兵使我力有餘

守境待敵其若分

供餉常川防守人亦樂於從事經久之計無出於此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連年困苦臣與蜀聚叨受重寄覩此兵民窘迫不敢緘默今若畏罪不言直待事不可行勢不得已方纔陳奏機會已失雖罪臣等無益於國除將原留京營達官軍舍三百五員



與武靖侯趙輔原奏帶頭目官軍人等一百二十三員名俱令都指揮于盛楊玉等管領連正馱馬匹騎帶回京甘涼客兵行令馬儀趙英魯鑑以三分爲率先放一分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領去蘭縣迤東大同宣府官軍行令孫鉞黃瑄綏謙周玉先放一半亦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陸續領過河東暫住外伏望聖恩俯察邊情乞 敕該部早爲計議定奪臣等兵回之日伏候 聖斷明降而行

平賀蘭山後報捷疏

勝虜報捷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佃、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禎叔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軍出境追剿，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狹，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相叅并進。南路朱董領兵從赤木口出，中路張佃、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嵬口出。臣居其中，出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

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  
一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  
如登天，深處如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口時  
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竒正。疾驅長搗，遍歷有  
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謹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  
臭水井歇涼亭等處。張儁、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  
南柳溝、荻蘆窰、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  
物，并舊行人馬踪跡。臣卽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  
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爲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

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駝馬牛畜遍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射箭被官軍圍遶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邀趕前項頭畜馬警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

分之二、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  
甲什物、比眾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牆、栽有  
山果樹株、并夜菜根苗、顯是久住巢穴、當今夜不收  
將帳房窩舖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  
舖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各兵追至大把都、不期  
前賊集聚散漫、虜眾不知其數、分爲三面、并力馳馬  
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銃拒打、烟塵  
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息塵清、  
持刀衝入賊陣、所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

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

元祖也

王俱係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爲阿黑麻所虜，朝

廷震怒，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

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穹廬，虜情誠僞，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款，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視近日，敕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

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一種大頭目，  
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願隨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

其後陝巴竟不能有啥密

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  
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  
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  
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  
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  
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  
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

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孛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殆毀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刺既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爲後累，與之結親，誠爲通好釋嫌善計。都督近迭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目，原非哈密之



人最爲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丁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勾通強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厲階。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秃野七克力人罕秃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爲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敵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與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

夷情上以寧妥宗社爲計之得，誠有外於是哉。

禦寇方略疏

邊防

臣准兵部咨，該臣與寧晉伯劉聚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緱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綏有警，卽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有居民去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

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却往甘涼備禦  
兩不得便將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  
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  
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刺都等處預備  
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宣府遊擊將軍  
都指揮同知周玉延綏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  
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  
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  
具題臣等議擬甘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既

將彼處原調腹裏洮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甘涼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玉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况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叅將趙順出兵截殺、延綏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遐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

王越仍前節制，往來提督。又該兵部奏將宣府大同官軍各留遊兵五千員名，令周玉緜謙統領，山西遊兵令袁剛統領聽調。其餘副總兵黃瑄孫鉞所領官軍俱發回本處操守。趙英係鎮守涼州，魯鑑係鎮守莊浪將官，責任亦重，各回本鎮請 敕馬儀并涼州協副都指揮孫鑑統領前項蘭州等衛官軍，在彼聽調殺賊等因具題。俱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先為前事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准前因除照依兵部擬奏事理行令各官遵奉外，臣會同

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成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年之上朝廷節命監督太監傅恭額恒總兵官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會漫天嶺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其餘蘆溝兒小蒜澗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懼有讐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冰開馬瘦之時倚

仗黃河阻隔。得以無事。年復一年。遂成巢穴。借使李  
忽等遁去。別枝醜虜。亦難保其不來。久困兵民。何時  
得以休息。往年毛里孩等。雖稱入套爲寇。衆虜歸一。  
外無疑懼。所以隨來隨去。比之於今。事殊勢異。自然  
去留不同。其原調大同宣府官軍。經年征戍。艱苦萬  
狀。中間有遺下妻女在家。因是無人顧贍。多致逃走。  
及至今秋放班回衛。各要置辦軍裝衣鞋。賠補馬匹  
等項。又多有關賣妻子。典當田宅者。甚至家貧無可  
奈何。往往糾合逃避。軍士疲弊。已至如此。豈有戰心。

各該遊擊等官備由開報情實可憐臣等雖申以禁  
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堪終亦號訴不已陝  
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或有  
送納本色其餘皆輕齎來邊收買上納奈民力已盡  
無所取給今延綏一帶直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  
雨麥豆枯乾穀皆未種縱有雨澤夏至已過不能種  
穀至秋派納糧草從何收買卽日榆林等處每銀壹  
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升米價騰貴軍民饑餓多  
凡亦不爲極貴近日邊報本色古之又數倍矣

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葉日見流移甚爲可憂臣



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甘涼一萬。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遊兵一萬。隨宜往來調度。沿邊草束不敷。欲爲存省。境內又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皆不長。無處收放馬匹。若此虜月下入寇。卽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強支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河。欲退則防守不足。欲守則供餉不繼。賊却入境。進退兩難。倉卒之際。方纔具奏。恐難措理。越今臣等在

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俾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  
有悞軍機重事。且以陝西計之。平涼固原四衝入達  
實爲襟喉之地。達賊長從此處入寇。滿四亦嘗於此  
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之。誠爲良便。今以馬儀從  
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  
虛。臣等所舉周玉岳嵩委堪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  
久。輒難陞用。其都指揮僉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  
年。謀而有守。勇而不苛。近克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  
鎮不別置大帥于沿邊散飲。另自立鎮。臣以爲備。  
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

到彼不過徒擁虛器。合無令王璽克受前任。然欲成

角之勢

大事。必假以總兵官名目。陝西鎮守官。真可以取回。就令本官鎮守。統制見留。并陝西靖虜官軍。務在專心操習軍馬。整飭戰具。一遇達賊侵犯。就便會合范瑾等。表裏夾擊。以圖成功。賊若在套。不敢深入。乘空脩理城池。拒截要險。且耕且守。以逸待勞。又隣近俱有草場。便於收放採積。可以省節民力。見今荒歉。或有聚衆山林。不勞動調別處人馬。即可擒捕。如無成效。罪在不宥。卽目暫令本官與馬儀等。共同防守。比

及至冬兵將相識。可以獨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延緩計之。地方險陡。軍民俱有崖窞。可以藏避。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七千之上。又有原選見在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并瘦弱等項。見在堪騎戰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事體倒置。今若令缺馬官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僭喂廩息。土兵俱入隊伍。一

體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兵多於客兵之數况各人  
熟知地里坐守家業無事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  
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擊官軍三千比時專爲延  
綏而設今在灰溝營等處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  
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一河木關除遊兵之外尚  
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  
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  
選三千在大二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  
程一聞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賊

情事緩。卽回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綏經人之策。無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肆意侵凌。至於韋州等處。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達子。搶掠人畜。邀截道糧。近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處奸宄之徒。尚不能擒。豈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令木家少壯餘丁代替。如無餘丁。通於守城。

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馬匹亦各看選不敷之數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器械犀利日逐嚴加訓練蓄養銳氣不許循私占役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足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里審察時宜晝思夜度晝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該守鎮官員率肯同心協○皆○實○事○又○須○實○心○任○之○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糧甚爲優逸此係軍國重○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乞 敕該部早爲參

詳計議奏請定奪而行則邊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威寧集

卷之

邊防

三

平露堂

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

華亭

徐孚遠關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李待問存我

徐鳳彩聖期忝閱

徐中丞奏疏

奏疏

徐廷章

邊議疏

備邊急務

一足兵食以備戰守。夫備邊急務在足兵食而已。甘肅等衛所大約原額旗軍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

有者四萬一千八百餘名，事故逃亡三萬一千一百餘名，雖累清勾而解到者少。雖有備禦班軍，少經戰陣，有名無實。遇有警急，深爲可慮。及查衛所每年徵納屯糧，止可支用三閱月，其餘月分俱藉腹裏西安民糧接濟。頃因延綏有警，甘肅坐撥，止得三分之一。見在倉糧不足二年之用，其餘莊浪、肅州、古浪、鎮夷、西寧等處糧料，僅可給一年餘。萬一有警，蘭縣、河橋被阻，糧運不通，極爲可憂。矧又各處動調，策應軍馬費用浩大，將何支給？乞勅該部計議軍伍，查勘腹裏

軍多之處。量爲撥補。或行督清軍官照冊清解。勿事  
虛文。或另設法僉送補役。其糧運或量開中。淮鹽二  
三十萬引。或行令布政二司發爲事囚犯。于此納米  
贖罪。或將今年夏秋稅糧。多撥實邊。如此則邊方兵  
食稍足。而緩急無慮矣。一嚴邊令。以警人心。舊例備  
禦官軍。俱係揀選腹裏衛所少壯強勇者。輪班守邊。  
近日衛所官軍。官則多方推調。或託病。或營求管事。  
而不依期領軍赴操。軍或賄囑親管官旗。託故隱蔽。  
却將本戶或另補不堪貧弱軍人。轉數。及至到邊驗

出累行坐取而衛所官因受其賂友將坐取之人挾

於此見邊軍不得充實而守邊之難也

制莫敢誰何詳其所由蓋因各官倚恃軍職縱加奏  
奏不過催督赴邊無大利害展轉延調又過一班以

此姦頑得計率以爲常邊備廢弛誠非細故乞勅該

部計議今後各腹裏衛所原選備邊官軍但有避難

營求在衛者聽從各該鎮守總兵等官查勘改調邊

衛帶俸差操三年或五年滿日然後放回原衛其衛

所官吏受財私易原操壯軍人罪亦如之如此庶上

下交警而邊備不至於廢弛矣一量才質以資任使

臣先奏乞將守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掣回莊浪守備而以原守莊浪都指揮僉事趙英與鑑協同操練遇警鑑出戰而英守城庶戰守有人內外無患已蒙准擬未幾兵部議英原鎮守而使之協同恐與鑑相頡頏難以行事調英守備紅城子堡緣此堡乃一小站城內所有不過驛遞衙門而已以英頗有可用之材置之閒靜無用之地似非隨才任使之道且陝西行都司所屬一十五衛所屯種亦係重務見今缺官提督暫令掌印都指揮同知柳春帶管乞將趙英

調註行都司管理屯種。而以莊浪隨操都指揮陳晟帶領馬步官軍三百員名。不必請勅。只行令守備紅城子堡。如此庶用人適宜。而邊務不廢矣。

邊方事宜

安邊事宜

一選才能以撫番夷。國家撫有西番。因其習俗。分其族屬。官其渠魁。給以金牌。而又選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職。以鎮撫之。是以數十年間。番夷效順。西陲晏然。近年以來。革去西寧鎮守之官。不與通貨。茶馬夷民無所拘束。往往越境搶掠。殺害官軍。皆由守備非人。

撫治乖方。侵漁過甚。所致乞勅該部行令鎮守等官  
推訪不分內外漢土軍職有名譽素著夷人信服者  
一員職專撫治遇警就俾率領番兵征勦庶使邊境  
軍民獲安一移邊堡以保居人切見西寧所屬水溝  
一堡內有驛遞軍夫牛馬及各家私產人畜俱賴城  
池保障緣本堡山易登而汲水遠不如大路舊站北  
邊山坡陡峻險固堪以居守請勅鎮守總兵等官移  
堡于此庶使邊軍樂業地方無虞一設學校以訓邊  
氓肅州衛所俗雜羗夷人性悍梗往往動觸憲綱蓋

由未設學校以教之故也。請如山丹等衛例。開設儒學。除授教官。就軍選其俊秀餘丁。以充生員。及各官弟男子姪。俱令送學讀書。果有成效。許令科貢出身。其餘縱不能一一成材。然亦足以變其性習。不數年間。禮讓興行。風俗淳美矣。一決功賞以激人心。各處征戰有功官軍。臨敵捐軀。出萬死得一生。鎮守等官造冊報功進繳兵部。又行巡按御史覆勘。但御史所實多寒不能公平所以人無勸勉巡地方廣濶。事務浩繁。日延一日。倏爾更代。又將交與下年接巡者。是以二三年間未得完報。致使有功



官軍垂首喪氣。歸咎朝廷。而圖報之心。十減七八。倘再有警。何以鼓激人心。乞勅該部。遇有造報功冊到部。應覆勘者。卽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徑往彼處體訪查勘。隨與決斷。如此則賞不踰時。而人知所以感發奮激矣。一任勇智以固封守。甘肅所屬莊浪地方。最爲衝要。今同守莊浪地方都指揮僉事趙英。城守有餘。出戰不足。而守備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雖係土官。素有智勇。所守紅城子堡。距莊浪七十餘里。非要害之地。請將魯鑑掣回莊浪。仍令趙英協同操

練。遇警相機戰守。別選能幹指揮一員。守備紅城子堡。如此庶邊事寧帖。守備得人。一廣賢路以資任使。陝西行都司及山丹涼州莊浪西寧各衛。俱有儒學。選官軍俊秀子弟以充生員。而衛學之設。止許科舉。不得食廩充貢。乞如府州縣學例。定擬廩膳生員月給廩米五斗。科舉外挨次歲貢出身。則人才不遺于邊方矣。

甘肅邊備疏

甘肅邊備

一甘肅古浪守禦千戶所城。俱在半山中。牆垣低薄。

不時坍塌且山水險惡難爲保障宜移於東北平坦之地仍將舊城作古浪關按月差官把守盤詰姦細一陝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官員俸鈔俱於陝西各府食塩鈔內支給以路遠支給不時或四五年或八九年甚至有終身不得支者乞將各官俸鈔折布政司庫銀行令按季造冊赴司領回衛所給散每銀一兩折糧四石或五石一西寧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國人民之於五穀不可一日無者本朝舊有茶馬之例後暫停止近又舉行然民間絕無興販而官府又督辦

之人以致茶馬司見茶不滿千斤乞勅所司通查出  
茶州縣山場定其則例聽民採取俱運赴西寧官庫  
收貯換易番馬給軍騎操并與苑馬寺作種孳牧其  
民間所採茶除稅官外餘皆許給文憑於陝西腹裏  
貨賣有私越黃河及河洮岷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  
如律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  
納子粒之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廩收有餘剩糧價  
乞量借二三年之數聽臣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  
委官分枝照依時值糴糧於預備倉收貯春散秋收

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存留在邊。於作官軍  
月糧。一甘肅地方。孤懸受敵。比年以來。三邊備禦官  
軍。允換歸併。就近操守。遂將本鎮原備邊。潼關衛官  
軍。兌下缺少二千七百餘員名。累次勾補。並無一人  
到邊。倘遇有警。何以爲用。自今乞調還甘肅。照舊輪  
班操備。一兩京天下法司衙門。問擬囚犯。有例該充  
軍。及降調立功爲民者。往往恣肆不赴配所。著役到  
任。或於中途逃脫。或於在京潛住。或逃回原任原籍。  
乞勅法司禁約。在京許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在外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子爵堂

巡撫等官嚴加捕捉解赴配所竊藏縱容不首者事  
發一體究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水

吳培昌坦公

朱茂暉子莊參閱

丘文莊公文集

疏議

丘濬

獻言圖報疏畧

修省

仰惟一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大

寶之位肇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六朝閱

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  
戊申、十千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  
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  
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  
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國祚大  
數、以九千六百年爲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  
爲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  
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爲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  
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



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一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

皇明經世編

皇文正公集

卷之一

學

二

三

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于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闢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爲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于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際、生不世之主、而處于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

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而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至于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彗星又出于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烏三鳴于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爲重地變莫大于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爲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下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

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欲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爲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所由修德而已矣臣願皇上體上天愛民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惡而不流于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致于耗

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于偏聽獨任振紀綱于頽靡之餘復風俗于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以禍亂爲憂屈已虛心不以顛危爲諱防愆而剛爲之制思患而預爲之防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理順于人心適于時宜否乎其于聖賢經史有無該載祖宗彝訓有無違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爲便否清議以爲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

之訪于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于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卽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幾。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遂吾心志之所欲。投閒抵隙。覲吾機便之可乘。上讒畧露。其微機。家卽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讒獻。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遺。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搜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

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  
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  
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  
絕奸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  
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  
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  
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  
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  
乎儉朴而不在于奢靡也在于節省不在浪費也所

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諂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奸。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公銓選之法

論資格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于歷



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于下士，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于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妄詐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

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格○以○敘○常○才○不用資格以收非常之才則銓衡之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

事蓋矣

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受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于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平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

費糧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察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北都形勝 修築墩臺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

極于醫無閭。是謂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然自欺市成後。無歲不築邊備。謀者亦以爲勞費。今誠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

勢築爲城牆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爲

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

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爲今山後

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

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

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

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

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

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

人之功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瀆。國家藩籬益厚。高閭所謂五利者。彼徒扎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建都議

幽燕形勝

觀乎此。識則知徐武功南遷之說。爲非。而于忠肅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

有社稷之功。至今爲烈也。

中發來。雲中正高春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爲嵩山。是謂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地。皆莫有過于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四分之中。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于郭璞。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謂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

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



而成始也。艮爲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茲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我。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旣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維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後。雖。然。皆。非。翼。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天下郡國。乃皆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

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與盛哉。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以北辰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則在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

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况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嘗當天下一半則其兵馬之強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始皇

皇時起黃睡瑯琅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則當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餉道不假邇粟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偕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

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爲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與窺伺之心，鑒

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  
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  
之安。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貢賦之常

因田定賦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  
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  
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  
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  
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寔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

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

此亦論校定兩稅

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黃籍。總于

之始。率其最。多者則後可以無額外加賦也。

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

而每平會計等則亦有輕重不同者。

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

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



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  
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  
吏不能以爲奸民不至于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  
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  
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多祖宗取民之制真是  
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漕輓之宜一 用囊盛米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  
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斗半。且軍在衛所。旣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

以囊盛米。又可以約舉。共數不一。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坐此故也。史謂

至分送捐稅

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常時未聞有兌也。

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况今所兌。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昇岸上。過淺而復昇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加之，腥板上護以竹簟蘆蓆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失散亦爲省矣。

漕運之宜

通海運

臣亦是於西下于燕也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稷稻

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

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申

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

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

之運不專于海道也。

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平站陸運至濬縣

共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

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

至正中。以江淮兩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

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

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飄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

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

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謂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而繇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



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

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

王敬川漕撫奏行海運初年運少漕舟俱

次年

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

便有損壞以方漕時正值暴風大作之期也

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

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

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

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

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

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漕運河道議

城臨清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

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牖者。卽元史所謂會源牖也。泗出泗水縣沂出曲阜縣洸出陽寧縣汶源有三。一出萊蕪縣。一出泰山南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牖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

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脾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邦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潁。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沂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瑯邪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漣沱河之水。通論諸脾。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脊

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柳  
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脉。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  
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  
河之極處。諸牌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  
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  
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  
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  
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  
楫。而包圍巨隴。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

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  
爲天慮，惟 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通州輓運至京議

開治道路

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  
摠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牌壩，凡二十處，所費蓋

桂文乘在世，胡時亦縱開河，通水運，竟不得施。

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牌，雖存，然河流

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卽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

北，漕舟旣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  
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

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亦畧相當。必欲復舊。須于城東鑿爲大潭。如積水。比以爲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潴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處。築牖以司啓閉。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牖。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慶豐牖以東。每牖之旁。皆爲月河。以容挨牖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輪陷沒。牛驢踣斃。腳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

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况其脚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爲今之計。請于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開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于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



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牒。原設牒夫。編爲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于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爲買輓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爲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疏奏聞。永爲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費者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

之。或給以價。或爲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  
十倍。况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啓閉。動經  
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牒設官聚夫。官俸民糧  
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  
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獲。文移工作。  
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于  
國計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